

毕业季的生命回响

□葛利芳

又是一年的雨季,又是一年毕业季,耳边再次回响起那首毕业的经典骊歌《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这歌曲淡淡的忧伤竟与这窗外唰唰啦啦的雨融为一体,跨越时空,潮湿着那些有关毕业的记忆故事,里面写满了懵懂与好奇,逃离与期盼,青春与蜕变,怀恋与祝福……而后一同汇聚成生命激流永恒的回响,澎湃激荡,永不磨灭!

都说人生是一场马不停蹄的遇见与告别,毕业何不是这遇见与告别中最有仪式感、最生动的注脚? 托儿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工作、生活……这人生啊生生不息,一如我们生命中每一次的毕业,在马不停蹄地遇见,又在马不停蹄地告别,在期盼中遇见,在挥泪中告别,随后又奔赴下一场新的遇见,这来来往去的遇见与告别何不是人生前行的轨迹? 而这中间的光阴那一定就是成长,是幸福!

孩童时,托儿所的记忆大多已斑驳在童年的光影里了,唯有印象的是:一个满墙满院牵牛花的大院,一位身着深蓝色偏大襟上衣,黑灰色裤子的老奶奶。她满头银发,长长的裹腿布,在裤脚处缠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掖到绑腿缝里,以及她发给我们用小米和土豆做成的圆圆的、软糯香甜的饭团,还有几个能记得起名字的小伙伴:团珍、玉清、巧云、海霞……

说起“托儿所”大抵类似于现在的“托管”,只在农忙时节收纳还未上学的孩童,只负责看管,不负责知识传授,大队里多安排那

些不能去地里干农活且带孩子有经验的老太太,给予她们与去地里干活同等工分的优待,“托儿所”在闲暇的冬日就自然解散了。

不知在此断断续续待了多久,终在那一年九月瓦蓝瓦蓝的晴空里,当骄阳不再炽热,当牵牛花稀落的花朵融入清风与白云间,老奶奶的裹腿布已洗得发白,慈祥的微笑中难掩如我们孩童般的“豁牙漏齿”,她倚在院子的门框边,——目送着被父母带走的我们,轻轻地挥手,久久地凝望……我不知道往后的日子不会再来这里,离开这熟悉的人熟悉的院子,这或许就是我人生第一次毕业朦胧的序章吧?

也就在那个秋日,父亲放下手中的农活,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在暖阳里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小学——南校。

父亲的手是粗糙的,但父亲的手却是最有温度的。临行前,父亲在那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里轻轻地装进一个带有九九乘法表的铁铅笔盒,一支带橡皮铅笔,还有几个带田字格的本子,装进又拿出,拿出又装进,然后才放心地拉下书包的搭链,轻轻地斜挎在我的肩上,搭链上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分外地显眼,似乎映照得我们心里都是红彤彤的暖洋洋的,与小学的遇见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书包开始。或许那年父亲装进我书包的不仅仅是几件简单的学习用具,还有他整个明媚的秋天!

当年老家玫瑰营,其实有两所小学。位于村里大南边靠近粮库的是南校,规模较小,家里种地的孩子较多些;位于村子西北边,马桥街以北的为北校,规模较大,家境相对富裕的孩子多些。而我的小学,后因两校合并,是

始于南校而终于北校,也算是“南迁北调”了,早早地在三年级便做了一次小学毕业的预演。

那时,曾无数次地向往去北校上学,但当真正离开南校,一时间不再觉得南校的教室简陋,桌凳破旧,操场逼仄,同学野蛮……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竟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似有百般说不出的好。

最不曾忘记,南校大门口的那一块赫然挺立的高大的照壁及它上面的题字。我们每天迎着朝阳进入学校,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照壁上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字。在夕阳的晚照中,拖着长长的影子回家的我们,读到的是照壁背面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三年来耳濡目染,这样的标语竟成了我最好的思想启蒙。现在想来,这一定是这所老校掷地有声的校训,不知教诲了多少南校人如何做

人、如何治学、行稳致远,不觉让人心生敬畏!其实南校东墙边那棵歪脖子树,还有树杈间悬挂着的“钟”,是最不曾忘怀的记忆。南校的“钟”,并非真正计时的钟,是一截类似铁轨的“钢”或是“铁”,却扮演了“钟”的角色,每有上下学、上下课总有专人用铁锤有节奏地敲响它,你听,“铛铛铛……”洪亮而略有些沉闷的声响便回荡在校园,飘过每个教室,也落在每个南校孩子的心里,而后漫过风霜雨雪的四季,一直回响在生命的永恒。

在北校的两年的学习生活极为短暂,当校园内的大杨树由翠绿到墨绿,毕业离别的气息氤氲了整个校园。一向风雅的音乐老师师孝坤老师把他的脚踏风琴搬到搬进,随同操场上飘扬的彩旗,孩子们敲响的腰鼓声一

同激情飞扬,校园瞬间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我们在班级中一次次地排练《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合唱,班主任李润梅老师轻轻地收起了她的教鞭,和那打手心却并不常用的一条戒尺,我们都知道这是毕业的前奏,我们是她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她“毕业”了,我们也毕业了。李老师殷殷的嘱托,眼角分明闪着晶莹的泪花,只希望我们考上最好的学校,延续更好的学业……

那时那一刻老师讲课似乎更加投入更为动情,对我们也更加地温柔和蔼,我们似乎也更加地懂事听话,努力上进,大约我们与老师彼此间都在用最好的方式悄悄地道别,把最美的样子留在最美的时光记忆中。

那些曾经说好毕业我们还相见的挚友,赵效青、郝春兰、索志清、杨小虹……此去经年,隐于人世尘烟的我们,大约都是生活在平行的生活轨迹中,当年一别再无相见。哦,毕业原来有时是永不回头的告别,再见有时是永不再见。

时序更迭,一晃匆匆十几年的求学,寒往暑来,挑灯夜战,永远都有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题,背不完的单词与公式,还有那一团团青春期冲动的怅惘,和那玩世不恭、天马行空般的叛逆……贫瘠不堪的生活“陋巷”,迷茫的知识象牙塔,“夹缝”中生存的我们渐渐学会“忍辱负重”,学会奔跑。唯有“忍辱负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唯有“奔跑”才能赢得机会、挣脱束缚,化茧成蝶……于是,我们渴望更好的遇见,更为期待闪耀的告别,因此就在那一次次的遇见中努力践行着青春的使命与不甘,只为告别时间向着生命最好的方向

蜕变,毕业其实是一场“脱胎换骨”的“竞赛”,只为相遇最好的自己!

毕业从不是终点,这近 30 年的教师生涯让毕业后的我见证了更多的“毕业”。那年我们在灿然的秋天相遇,你懵懂而渴求的眼眸写满了澄澈,一如九月里无一丝纤云澄澈的天空。你带着方音向我走来,甚至还有家乡土地与牛羊的气息。你的脸蛋是红红的,不知是因为羞涩还是风吹日晒,你的两手似乎无处安放、局促不安,但一声怯怯的“老师好”足以让初为人师的我一次次心潮泛海,那时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我喜欢这样一份职业,喜欢与孩子们在一起。

然而时间从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我们从相识到相知,那年又在这样的雨季目送道别,你眼角泛红,但落落大方,我目光闪闪,却从容欣慰,但求你此去繁花似锦,归来依然是少年。

这么多年相遇了太多不同的学生,也有太多次不同的毕业告别,但唯一不变的是对“毕业”的一份情愫与感念,让我在孩子们的一次次毕业中收获独属我的“毕业”大礼,那就是经历、淬炼、成长!

尤为感谢这一路走来包容、理解、尊重、爱戴我的那些弟子们,让我在这循环往复一届届毕业生中与你们一同“毕业”,让当年并不年长,阅历、心智肤浅的我懂得如何成为一个更有智慧、更有情怀的温暖的教育者。在岁月的年轮里,我们一同学习,在毕业季里我们放飞、成长,始终相信,“爱”终有回响。

岁月流年,雨季的毕业季啊,愿此去岁岁有情,声声回响!

沁园春·草原

□王鹤宁

莽原横苍,连天碧浪,卷地云黄。望千骑驰骋,烟尘蔽野;万蹄雷动,铁骑腾骧。草海翻波,穹庐垂幕,漫野毡房珠玉镶。立斜阳,看长车雕弓,欲射天狼。

山河云起风雷荡,唤龙城飞将挽弓张。听长歌激越,穿云裂石;星火燎原,赤焰裂穹苍。马踏阴山,旌挥瀚海,重整乾坤待晓光。抬望眼,正金阳跃马,笑指八荒!



●夏花艳艳

贾海霞 摄

建“城堡”的小男孩儿

□李人庆

小区新建的楼盘搞装修,在楼前空地上堆了一大堆的沙子。

仅仅一天过后,这堆沙子俨然就成了小区里孩子们的乐园。每天下班回来,都会看到有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小朋友在上面玩耍。

起初,他们只是在沙滩上嬉戏玩耍,后来,有小朋友缠着爸爸妈妈从玩具店买来了小塑料桶、塑料铲,做起了游戏。很快,来这里玩的孩子们便都有了红的、绿的、蓝的等各色的小桶、小铲子。

他们或蹲、或跪在沙滩上,用塑料铲子一铲一铲地把沙子铲入颜色鲜亮的桶里,

然后再用铲子拍打整理,将桶里的沙子压实。等装满了一桶后,就把桶倒扣在地上,然后慢慢去掉塑料桶,一个“城堡”就这么建成了。

其中一个小男孩儿每次都做得非常认真。他不但建起了几座城堡,还在城堡周围用沙子围起了城墙,筑起了城墙,并用树上落下的枯枝搭在城堡之间做桥梁。每次完工,都能从他的笑容里看到一种成功的愉悦和自豪。

有天下午下班回来,小男孩儿竟把“城堡”建在了路的中央,挡住了我的去路。我降下车窗,探出头,正思考着该怎么过去,

小男孩儿却若无其事,一脸微笑着说道:伯伯,你轧吧,轧坏了,我可以重建!

我冲小男孩儿笑了笑,轻踩油门,城堡就在顷刻间从我的车轮下消失了。

回头再看那个男孩,正把碾散的沙子往一起聚拢,又开始专注地建起了新的城堡。

一刹那,我好感动。在孩子们的心里,把城堡建在路的中央,他也许早就知道结果会是怎样,所以,失去了,他并不感到惊奇,没有沮丧,也没有悲伤。因为他们知道,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也是一颗童心。

盛夏虫声绕庭阶

□徐龙宽

想知道盛夏有多美,静下来听听夏夜虫声就够了。

日头刚沉进西边的芦苇荡,蝉鸣便换了调子。白日里那般焦躁的嘶喊,此刻竟添了几分慵懒的尾音,像是被晚风轻擦过的琴弦。白杨树上的蝉最是狡猾,总等暮色黑透才肯亮开嗓门,一声“吱呀”拖得老长,好像村子里来的小剧团在调试胡琴。它们不像白日里那般争奇恐后,倒像是凑在一起说悄悄话,你一声我一声地应和着,把闷热的空气搅出些细碎的凉爽。

院子里的草从里,几只蟋蟀声音细碎,它知道夏天不是它的主场,它们只是为了秋夜提前进行的排练。

蛙鸣是夏夜的重头戏。起初只是零星几声,像是谁把音调起高了。不多时,便汇成一片,此起彼伏。这声音极有层次,有的沉郁如老翁咳嗽,有的清脆似小儿嬉笑。大雨过后,它们叫得更欢,连大地都似乎在震颤。

蚊蚋也不甘寂寞,虽无人歌喉,却偏要凑这热闹。它们成群结队,在耳边嗡嗡盘旋,像一群醉汉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人们挥手驱赶,它们却愈挫愈勇,前赴后继。这小小的飞虫,竟有着惊人的执着,竟然连蚊香的毒雾也难以抵抗它的进攻。

萤火虫是沉默的舞者,它们提着灯笼,在夜色中划出金色的弧线。没有声音,却比有声更动人。孩子们追逐它们,以为捉住了它们便是捉住了星星。

夜愈深,虫声愈密。不知名的虫子加入合唱,声音千奇百怪。有的如磨刀,有的似滴水,有的像远方传来的笛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竟成了一曲宏大的交响乐。倘若静心聆听,能分辨出其中至少有十余种不同

的声部。

夏夜的虫声从不单调。雨前,它们叫得格外急切,仿佛在催促雨点快些落下。雨后,又换了调子,带着水汽的清润。无风的夜晚,声音传得极远;有风的夜晚,虫声便随着草叶一起摇曳。

房顶上的蒲扇摇啊摇,把虫声摇得愈发清亮。母亲说蝉要在地下待三年,才换得这一个夏天的歌唱,难怪它们要拼尽全力、没日没夜地喊。它们用三个月的时光,把生命唱得如此响亮,仿佛要让每片叶子、每颗露珠都记住这热烈的存在。数着梧桐叶上的光斑,看蝉蛻挂在枝桠上,像件透明的铠甲。它们唱的哪里是夏夜,分明是把整个生命的热烈与执着,都揉进了这声声不息的吟唱里。老人们说,从虫声能听出年景好坏。若蛙声叫得欢,便是丰年;若蛙声稀疏,怕是旱灾将至。这说法未必科学,却道出了人与自然间微妙的联系。

夏夜的虫声里藏着时间的密码。同样的声音,在童年听来是欢乐,在中年听来是宁静,在老年听来便是怀念。

露水爬上草尖时,虫声渐渐温软下来。蝉鸣淡成了若有若无的背景音,蛙鸣也疏朗了许多,只有蟋蟀还在不知疲倦地练习着拉琴。月光淌过葡萄藤、丝瓜架,在院子里织出银色的花纹,那些细碎的虫声便从花纹里钻出来,钻进人的梦里。梦里有大片的向日葵,有淌着蜜的西瓜,还有追着萤火虫奔跑的少年,他们的脚步声与虫鸣叠在一起,把夏天的余韵拉得好长好长。

想知道盛夏有多美,静下来听听夏夜虫声就够了。这些小小的生命,用它们的方式,演绎着季节的精彩。

淡是一种至美的境界

□张润兰

淡,是生命的本真,是生活的一种格调,也是做人的一种性情。淡,是一种感悟,一种静美,一种处世心态,更是一种超越了凡俗的人生修为。淡,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深度。淡,是心灵的归宿,也是智慧的开端。咸,让人记住瞬间。而淡,却能深入人心,成为永恒。水,越淡越清澈;人,越淡越快乐。淡然,使人简单。简单,让人欢愉。

淡是最美最真最纯的风情,淡是最深最远最长久的味道。喜欢淡,这淡不是无味,

是淡到极致品清欢,是淡到无言自可人,是淡到平常人从容。喜欢淡,因为它简练真实,静雅美丽,意味深长。淡淡的回眸莞尔一笑,会让人唯美倾心;淡淡的一声关切问候,会使人暖意融融;淡淡的一句温馨祝福,会叫人回味无穷。淡是人生最美的底色,淡如水,是生命的源泉。

淡是夏日里的一缕清风,凉爽宜人沁人心脾;淡是岁月中的一抹情怀,悠扬温润婉转柔肠。白云淡淡,轻盈洁白;花香淡淡,醉人心扉;光阴淡淡,诗情满怀;心

情淡淡,悠扬天籁。淡淡的日子,简约简单;淡雅的生活,飘着香甜。淡淡的颜色,是一种纯净;淡淡的情感,是一种雅致;淡淡的交往,是一种长久。淡,清心;淡,干净;淡,素雅。文淡更能深入灵魂,人淡更可接近真我,情淡更易拨动心弦。日月淡而无私,天地淡而包容,山水淡而寡欲,人心淡而高洁。淡淡的美,在纯真自然间;淡淡的爱,在静默无声处;淡淡的情,在不语清幽中。

淡,是开在原野上的一朵小花,宁静安

详,兀自绽放;淡,是隐于山涧里的一条小溪,静静流淌,奔向远方。淡,是人生画板上的一抹色彩,纯洁温婉,绚丽芬芳。淡淡的风雅,温婉了岁月,清浅了时光。淡淡的

感觉,梦一样恬静,水一般柔情。淡,是一种情怀,它能让一切事物归于自然,简洁纯粹或纯净无瑕。淡,是一种感悟,是繁华喧嚣过后的一方宁静;淡是一种至美境界,是人生阅历之后的岁月感怀。淡是人生最浓的色彩,淡是人生最纯的滋味,淡是人生最真的情怀。

人生百味,情最浓;世事繁华,淡最真。岁月漫漫,时光斑斑。世间的一切,简约平淡才最好;所有的事物,恬静简单才最美。淡淡的交往最纯洁,淡淡的情感最留恋,淡淡的心境最阑珊。在淡淡的日子